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脐带》：
返至原型故乡

■文/王小鲁

理结构的最初本源。他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四五千年前,西北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舞蹈的人群。

电影在后半段强调了母亲心理身份的转变,她对照顾自己的小儿子叫“父亲”,她所追寻的仿佛是自己的幼年记忆,是个人潜意识中的内容。她在幻觉中看见一群穿着民族服装(古装)的人们在召唤她,这些人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这些人是她熟悉的死去的亲人,还是另外的人?

尽管我不知道上述的教包场景在导演的剧本上是如何出现的,但这个场景的确有点燃的作用,它的视觉性本身就有巨大的潜力,存在很多可供遐想的空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来自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暗示,它不是来自个人,而有更神秘的来源,因此它的安抚力量才具有如此的普遍性,能让观众于懵懂中获得欣喜和激动。

影片中的音乐人小儿子是另外一条线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发展的?母亲提醒草原上存在无数的声音,并嘲笑他听不到这些声音。前来维修电器的电工女儿也希望他和草原能发生更深刻的联系。草原上充满了音乐的素材。

小儿子处于现代都市的前卫音乐圈,但却一直利用民族音乐的配器和音调。现在也许可以反过来进行工作,所以他说,在这里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工作也是可以的。电工女儿说,草原上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我们也不是活在过去。

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潜台词,似乎要诉说草原现代性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曾有一点小小的担忧,害怕它陷入简单粗暴的城乡对立,若它暗合外在的回到群众中去的动员,也会令人起疑。不过影片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更多展开。但它营造的人们与草原一点点融合的感觉,富有层次感,其感性的牵引能令观者欣然配合,而且也很流畅。

当我从电影院返回,理性力量逐渐增多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这部影片的强度和浓度不够,它太小品化,也过于简略。但据说这是导演的处女作,就觉得已经值得庆贺了。

由于最近策展的原因,所以笔者得以看了很多最近十年来的乡村题材的电影——这部《脐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这一题材范畴。观看之后发现这类影像也许可以命名为:新乡土电影。文学界有类似的命名——新乡土文学,他们基本强调了作家们创作思路的个体自发性,若以此指标来论说,这些影像也可以叫做新乡土电影或者新乡土影像。

这些影像基本分为两种,一种类似于废墟电影,比如《HELLO,树先生》、《北方一片苍茫》、《歌声何以慢半拍》,他们往往拍摄的是核心地带带的强烈城市化之后的乡村状貌,乡村已经不是自足的空间,处处都是废弃的生活遗址,精神和空间处于双重的震荡中,生活感受模式正在转型。

还有一种,则还在乡村中发掘文化的潜力和精神价值。这类影片并不多,《脐带》显然属于这一种,我们在草原上看到了富有活力的牧民一家,他们仿佛还处于田园牧歌中,精神上有着富足的感觉。

另外一个例子是刘苗苗导演的《红花绿叶》。在西海固某个村庄的土炕上,某个安静的夜晚,人们的呼吸匀称而甜美,低垂的夜幕并未被疾病和突发而来的现代化事件所撕碎。当然这部电影从地域、题材和文化上来说,和《脐带》有相似之处。

这个空间场景本身就是一个原始意象,是故乡的原型,也是人类心

智媒时代数字电影创作课程改革探赜

■文/郭薇薇

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媒体这一全新概念渐次进入大众视野。它以鼎故革新的传播特性迅速推动着媒介生态的变革,传播格局由大众传播时代全面进入智媒时代。数字电影创作课程与智媒时代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根植于当今传媒生态环境,依托于现代科技步伐,融合了思想性、艺术性和技术性元素,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及创作水准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作为一门新兴且广受推崇的课程,数字电影创作正处于不断探索、改革与实践的进程中,更加科学合理的课程模式始终建立在时代发展进程和教育教学规律更为深入的认识基础之上。

一、数字电影创作课程
教学改革的现实问题

第一,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易对课程设计与教学实施造成不利影响。数字电影创作的课程内容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当今媒介技术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数字化进程与智能化技术的突飞猛进。新技术的异军突起和广为应用使得原有的创作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今数字电影创作环境下,从业人员的创作理念和实践能力不断遭遇新的要求和挑战,文理交融的职业特性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不少专业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发现,众多的学生依然存在对技术操作环节不适应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技术观念薄弱、操作技能匮乏、依赖性较强等。若继续持守重学轻术的僵化观念,必将贻害无穷。

第二,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手段单一,与社会实践对接不足。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模式和实践设备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不少院校所开设的数字电

创作课程仍然采用封闭式教学法,把实践时空固定在上课时、教室内。学生们虽人在课堂,但自主动手实践的时机并不多,只是被动按照教师设计好的项目按图索骥。经过教师精心设计的实践项目固然存在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却无法体现数字电影创作课程中的创新能力培养,反而使得学生群体易滋生依赖心理。用这种方法所培养出的学生一旦进入媒介市场,眼高手低、纸上谈兵、创新能力不足等状况便立即显露。

第三,作品推广平台缺失,学生实践动力不足。数字电影创作环节较为复杂,需要学生付出大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尤其是剧情类影片创作,从分镜设计到后期合成,精雕细琢的工夫必不可少。呈现于屏幕上的几分钟成片往往需要花费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来制作完成。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课而言,数字电影创作无疑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而学生辛苦制作完成的电影作品,其播映平台和时间若仅限于课堂,那么付出和回报就显得不成正比。这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型的大学生眼中,可能并不是举重若轻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学生的实践动力。

第四,教学实践设备人均数量不足,课程实践效果大打折扣。近年来,为提高办学水平、培养应用型人才,设有影视传媒类专业的院校纷纷购入数字影像制作设备,兴建数字剪辑实验室、数字录音实验室、特效合成实验室等。但是,受到招生人数、设备数量、课程设置、使用周期等因素影响,除了少数专业院校以外,大部分影视传媒类专业普遍存在在教学实践设备人均数量不足的问题。

《我和我的父辈》：代际叙事下民族精神的传播

■文/林晓琳

《我和我的父辈》是“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第三部,该片以“父辈”为主题,按照时间顺序连接起四个独立的故事。父母与子女,是影视创作中颇为常见的主题,也是在表达层面不断寻求突破的主题。《我和我的父辈》展现了中国百年时光中,四个寻常家庭里,四对普通父母子女间的平凡温情。它从不同时代和维度阐释了父辈情感的深沉与伟大。百年中国,薪火相传。《我和我的父辈》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祖国的发展与强盛,以平凡者的故事折射民族精神的伟大与崇高。它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代际情感表达的视听盛宴,也在国家记忆的线性叙事中完成了民族精神的强化与传播。

国家建设中的梦想荣光

由章子怡执导的《诗》,讲述了一群为祖国航天事业不懈奋斗,勇于奉献生命的航天人的故事。从艺术创作角度看,《诗》这一单元设计了父亲的提前离场,随后将所有的剧情矛盾转移到了母亲这一角色上,一方面诠释了女性的温柔、坚韧和顽强,突出了科研女性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与牺牲,另一方面使系列电影更符合“我和我的父辈”,而非“我和我的父亲”的主题设定。这部以“诗”为叙事线索的影片,也恰如诗般浪漫柔和又富有坚韧力量。在平和的叙事中展现至深亲情,以一个航天家庭为切入点展现一群人、几代人的梦想与荣光,以诗的语言致敬航天工作者和航天精神。在影片中,它利用代际叙事,将奉献主题贯穿始终,向观众诠释了奋斗的意义与价值。几代航天人将祖国建设放在心上,将航天事业扛在肩上,他们肩负责任与希望,承受误解和委屈,不言艰辛、不计得失,将全部的精力与热情投入其中,用最纯粹的爱和付出,为祖国航天事业的蒸蒸日上奠定了坚实基础。“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用来验证生命的东西”,影片中诗的解释既不恢弘磅礴,也不繁复华丽,但它纯粹且朴实。

改革开放中的创新精神

徐峥导演的《鸭先知》以其惯有的幽默风格为观众奉上了一部意味丰富的喜剧作品。影片讲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支电视商业广告的诞生故事。身为上海

二、数字电影创作课程
教学改革的相应对策

第一,突破学科壁垒,平衡“学”、“术”关系,遵循影视传媒人才培养规律。针对传媒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学轻术现象,传媒教育工作者应打破传统观念,既要重视奠定学生的理论功底,又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把“学”与“术”结合起来,培养学生成为上手快、后劲足的应用型人才。在“学”、“术”兼顾的传媒教育理论指引下,数字电影创作实践不应成为理论教学的附属或简单补充,而应是蕴含着理论思维能力、实务工作能力和媒介综合素养三方面的结合,使学生在“认识——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中,稳步有效地提升专业能力。

第二,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在数字电影创作实践教学,教师应多种教学方法并用,以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针对数字电影创作实践多任务、多层次、课内外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教师应适时采用开放式教学法,以促进实践的有效开展。数字电影创作实践教学还应紧跟行业发展现状,与社会实践紧密接轨。这就要求专业教师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与时俱进,一方面要知晓行业现状,另一方面还应具有前瞻性。专业教师可通过行业一线挂职工作、聘请业内资深专家讲学、兼职参与数字电影创作等方式,来达到去象牙塔化、与时俱进的目的。

第三,集结各方力量,设置展映平台,增强学生实践动力。目前,不少高校都设有校园网络播映平台,这是各个高校对内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数字电影创作实践可以有效利用这方阵地,作为展映学生

优秀作品的平台之一,以扩大学生作品的观众群,提升学生作品的影响力,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动力。设有影视传媒专业的院系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举办各类影像赛事来检验与提高学生的创作水平,发掘、支持与奖励在数字电影创作上有所思、有所为、有所突破的学生,并向相关行业介绍与输送新生力量。

第四,补充实践设备,改善实践条件,确保实践顺利进行。数字电影创作设备的数量和质量是教学实践能否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也是实践教学环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数字电影制作设备有着造价高、易损耗、更新快的特殊性,这也决定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购买、维护和升级这类设备。而即便设备资源到位,也会或多或少存在着因学生规模日益扩大而产生的人均设备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适当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影视传媒院系可利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项目对接等方式,引入企业机构建立实践基地,在实践场所、设备资源等方面实现互通与共享。

总之,数字电影创作课程的教学改革包含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实践体系、实践平台、实践设备等多方面的转变、建设、完善和提高。只有对每个环节加以重视,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才能保证课程教学的顺利进行,从而提升数字电影创作课程的教学质量,为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智媒时代传统媒体影像课程重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M2022361)、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应用型科研项目“基于山东省乡村文化振兴的非遗影像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pxy-yx-yb14)的阶段性成果。

广告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